

桑子庸言

明 海虞桑 悅民懌著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  
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爲大仁義爲小而不知道  
卽仁義也本性無著養于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  
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  
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五籠薄謂之賢者牽于  
木而雜于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修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

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爲幻并身爲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相率爲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聾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昊窒之者小郁郁融融闕之者不通

盎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于天色本于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

于萬物也與然天聽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貫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謂天人嗚呼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繼天而立極卽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于一極于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曰萬物萬逃于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叙之以禮氤氳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竅籟和鳴鳴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尤注意于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易

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經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繭之緒其能成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足介意邪誰毀誰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望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暍耕者雨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



水蠱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邱是故人心有眾枳  
天道無兩歧喜怒異趨惟物之恆不徇于物乃能定  
我惟我既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  
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爲之  
地竟人之才己能不與其閒是之謂任人準己之能  
取其所符而棄其所長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己  
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己  
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有

餘窒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辯俱晦則賢能效用

天下靜器擾則日競競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  
是絲政也屢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立培植焉  
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  
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矣

高宗取傅說于版築使總百揆卒艾有商高祖追亡卒  
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甯取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士爲相四夷不軌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間欲得真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所非學奕慕鴻孟氏所戒况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他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于求賢期應乎天心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于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國祚之延永實于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蟪蛄如蠅則以爲大鯤魚首尾數丈則以爲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爲高登山以邱陵爲下是無定形也過邠而望則邠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是無定位



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君相之文在于任賢其武在于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眾心壘之爲高位眾力固之爲崇墉眾有歸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學海叢書

一

六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